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六十九回 救生命多保如來 要拐人木石幻化

道士說：「長老師父，你來時乘轎，不曾徒行，回去這點心腸未放，自然筋力便倦。我等來去皆自行走，自然煉去倦麼。比如一個富貴之人，安享車馬，便知奔走為苦。一個貧賤之人，受過奔走辛苦，若得車馬，便知為福。」長老不聽，只是歇息林間。僧道兩個只得相陪坐地。赤手漢子心急要行，往前直走，說道：「師父們慢慢行來，小子前途等候。」長老道：「你自前行。」按下不提。且說離此林間三五里路，向來有幾個惡狼，白晝食人，後被獵戶趕殺淨了，途路雖寧，這被食的冤魂未散，往往作怪迷人，每於夜曉，獨行孤客多遭迷害。這夜朦月，先有個士人走過林前，不覺行步錯亂，絆倒在地，只聽得一個人聲說：「好個青年壯士，風流典雅，當拿他作替。」又聽得一個說：「你看他冠冕身體，貴顯容貌，拿他不得。」一個道：「莫要管他冠冕貴顯，拿了他何害？」一個道：「你看他正大存心，浩然為氣，拿他不得。」士人聽了，趴將起來，往前而去。頃刻又一個吃齋把素善人走來，也絆了一跌，方要掙起，那怪一把沙土拋將來，這善人抹了一抹眼，念了一聲「佛」，道：「甚麼沙土，何人拋來？」只聽得有聲說道：「善人，善人，莫要惹他。」這善人聽了越大念「菩薩」，便趴起來，坦坦走去。卻遇著赤手隨後走來，也一絆跌地，沙土拋來。赤手忙叫道：「何人拋沙土？我是走路閒人，身邊沒有寶鈔，衣衫不值幾何。」隨後且有人絆來，叫了幾聲，只聽得有聲說道：「你瞞心昧己，不守本份，要行劫偷盜，不是好人，且與我等代冤替苦。」看看手足如縛，口耳若塞，只叫了一聲：「老娘呵！」卻好長老同著僧道走近前來，看見赤手在地倒臥，滿身泥土，口耳將塞，乃急扯起來。道士啐了他兩口，方才明白，說出原因。道士道：「明明怪迷。長老師父，你我都曾驅邪捉怪，況你又奉高師命來，如何放過？」長老聽了，忙把數珠一舉，只見個個黑影，許多魍魎，都跪在前，說道：「我等皆往年惡狼食的冤魂，不得超生，在此捉生代苦，望發慈悲，救濟救濟。」長老道：「汝等既捉生，那生的何苦，越墮了你們重罪，你這冤魂中有被他捉的麼？」魍魎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」長老道：「日月已久，似你等黑夜迷人，如何沒有？」魍魎答道：「實在難迷，兩人同行難迷，忠臣孝子難迷，敬兄愛弟之人難迷，隆師重友之人難迷，口口不離了佛祖之人難迷，念念不背了善心之人難迷。」長老道：「這赤手漢人，你如何迷他？」魍魎道：「只因他昔有盜心。」長老道：「今日他卻如何難迷？」魍魎道：「正因他一聲念母，便有長老們到來敬護。」長老道：「可見善心，自有感應善處。汝等欲求超生，不當捉生，聽我幾句法語，若能領悟，自得超生。」乃說道：

自作還自受，何須捉替頭。

超生應有路，惟在善中求。

眾魍魎聽了，齊齊拜領道：「我等不迷人，可超得生麼？」長老道：「可超得。」道士笑道：「看來還是不善之人自迷。」說罷那魍魎不見。赤手仰見明月，方才醒悟，謝了長老們，往前行路。

天明來到庵前，山門尚掩，四個坐於門檻之上，等候開門。頃刻只見村鄉信善接踵而來。卻說這日輪該道育師上殿談經，眾僧齊齊環立，行者開了山門，諸善信魚貫而入。長老進得殿上，與僧人、道士、赤手漢子參禮了聖像，向法座拜了道育師。長老繳上數珠戒尺，道育便問：「師父，你捉的何妖作怪？」長老道：「非妖作怪，乃是惡虎悔心，以善及人。弟子因其善心，令其多積廣行，轉劫人道。」道育師聽了，看看僧道兩個：世說有虎而生翼，今此虎而戒人，人不如虎多矣，虎呵虎呵，其必超六道輪回上也。僧道見道育師看著他，點首贊禮而退。只見赤手漢子拜禮在地，說道：「長老說，高僧師父有前定之數。我小子貧苦異常，千方百計經營，日計尚然不足，不知前生作何冤孽，以致今生如此？」道育聽了答道：「我觀汝言，乃是執迷未了。經營日計只須一擊，何必百計千方！計謀益多，心術益亂，亂中寧無設奸弄詭，失了中道本份？殊不知有限之利益，注在前定，經不得你無窮計算之銷除。拙哉愚俗，為此不足日計者，反多矣。吾大師兄有前因之卷，二師兄有誅心之冊，吾當為你查看。只是卷冊非見在文移，可考而覽，惟有定靜中觀，人人自有，個個注載不差，人不能靜觀自察，吾師兄為你鑒辨明白。你可在長老方丈中少歇，待師兄查明，告知與你。」赤手漢子聽了，乃到方丈歇下。

道育在座上乃說經義一卷，眾善信恭敬聽聞。偶然空中現出一尊聖像，如坐雲端，手執鈴杵，誦說經咒。道育師見了，忙下法座稽首。只見副師與尼總持兩個從靜空中出來，也向空中拜禮。眾善信問道：「高僧何故忽然向空下拜？」副師道：「善信們曾見空中雲端麼？」眾善信十有九人俱稱未見，惟一個善信，名喚道本，乃答道：「小子恍惚中見雲裡聖像，宛如殿廡十四位尊者，但見搖鈴誦咒，卻不聞鈴聲咒語。」副師道：「不見的善信道緣尚淺，見而不聞聲響的善信心尚未誠。」吾佛門中一誠可格，方才善信若是心誠道不淺，便聞鈴聲聽咒語矣。」道本說：「師父，你聽咒是何法語？」副師道：「乃是一句『南無多保如來』。」道本問道：「這句咒語何義？」副師道：「菩薩慈悲，見世有機心，傷害物類，動了一點不忍仁心，故作了一句咒兒，救那被傷之物，不欲遂那害物的機心。方才若是善信誠心一動，自然見聞真切。」眾善信聽得，一齊合掌求副師說明咒義。副師乃向十四位尊者聖前稽首道：「弟子發明慈悲聖意矣。」稽首禮畢，乃對眾善信說道：「小僧聽受我祖師的五言四句偈語，說與眾善信一聽。」乃說道：

物物相謀害，弱者被強食。

誠心發救援，如來一句釋。

副師念畢，說：「比如小者蛛設機絲，網害飛蠅，大者入設陷阱，捉獲走獸，我心不忍，見了誠心，念一句『多保如來』，那飛蠅走獸自然脫了災，得了性命，遂了我心慈悲。」善信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信如高僧所說，乃是如來靈感，卻是善心顯應。」副師答道：「昆蟲雖小，他也有貪生一念，偶被蛛網所牽，未必不如人心遭害，一念求活之誠。我以一誠相應，多有解脫。」眾善信道：「若是往業冤纏，恐未必脫。」副師道：「往業何業？冤纏何冤？都是惡孽積來，如此的空負仁人善心，何能保護。若知改悔於前，自不受機陷於後。可憐人靈物蠢，蠢物豈能知悔，人靈自識真心，莫教墮入惡道，悔是遲矣。」眾善信個個合掌稱贊。

只見方丈長老同著赤手漢子走到高僧前，拜求前定之數。副師道：「我於靜定中，已查有汝前造之因矣。本當於買鈔之積，只因汝不順受其遇，百千謀心，銷除其半，又以欲盜行詐之私，其半已盡除了。但因汝養母一言孝感，仍復汝三分之一。此非前定，乃眼前之因也。眼前之因，其善易增，其惡易減，事在汝行非我所知也。」赤手漢子聽得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前事果不差謬，只是小子要知前定，非是眼前之因，乃日後之數。」副師道：「日後之數，在汝修為。天地也不知汝，非是不知，不能必汝行善行惡之心也。比如汝要顯貴，也須由汝自行孝廉，汝要富足，也須由汝自行勤儉。假如汝當日思為偷盜，則官法自去投，誰得先定也。我有五言四句偈，汝試聽聞。」乃道：

作惡墮地獄，行善上天堂。

眼前須報應，不必費思量。

赤手漢子聽了，說道：「師父之偈意不差，眼前行善，便申明獎賞，眼前行惡，便戒飭加刑，何須又問前世後世、前因後因也。」稱謝而去。後有說前後世報應太遠，眼前因果甚近七言四句，詩曰：

報應分明在目前，何須隔世論因緣。

舉頭莫道無神鑒，福善災淫法甚嚴。

話說祖師隨所住處，凡遇善緣，便令徒弟弟子因情演化。行寓海潮庵，普度多日，乃欲前行。村鄉善信及眾僧再三留住，還要建個講經圓滿道場。道副師只得稟留祖師，說道：「村鄉善信女向來未聽經義，未蒙度化，多有作為舛錯，因此家戶生殃。今得我師度化，家家行善，戶戶安祥，庵僧及諸善信願建一個圓滿道場，請我師少留法駕。」祖師笑道：「修建道場，汝等知這功果，不在

鐘鳴鼓響，不在燈燭香花，不在誦懺談經，不在依儀行道，汝等知麼？」道副師答道：「有前世因。」尼總持答道：「有今世果。」道育答道：「有後世緣。」祖師道：「三世總在一心。」三弟子信受拜謝出殿，早有庵僧眾信請行法事，都參詳高僧道場，總在一心「之說，或有講一心誠敬齋醮的，或有講一心了明經文懺法的，或有講一心善知識、三世根因的，副師們一一俱答應道是。當下修建道場，卻也是個勝會不提。

且說離庵數十里，有座小平山崗，行人路僻，往來頗少，因此山中有塊怪石，久受地脈，狀似人形，又有一楓樹，多年枝葉茂盛，也受了雨露風霜滋培，有些靈異。這兩物偶遇著海潮庵方丈長老路過，乃叫庵眾把石鑿了，到庵置於山門之內；把樹伐了，到庵未成器用，卻置在山門之旁，往來人眾歇足閒坐。日久不知倚草附木何邪，二物成了氣候，因聽了庵僧經文，受了道場因果，乃變化兩個老者，雜在眾善信之中，欲進殿門。卻有把門神將攔住道：「何物邪魅，敢擅入聖堂？」二老答道：「我乃村鄉野老，隨喜道場，尊神何為攔阻？」神將道：「高僧演化，百邪遠避，怎肯容你邪魅混入，干犯正覺！」二老道：「我係鄉老，何為邪魅？」神將道：「你木石假變人形，只瞞得生人之眼，如何欺得神明之鑒。」二老道：「高僧說經演化，便是飛禽走獸，也容聽聞，我等就是木石，也無妨度化。」神將道：「木便是木，石便是石，本來未雕未鑿，何妨度化。你卻把真形變假形，既假心便壞，安得不謂之邪？既邪，安能容你混入？你如必要聽經求度，須是仍歸山嶺，復你原形，待此庵內道場事畢，高僧前行演化，路過你山，隨緣求度則可。此殿門吾神決不容你。」二老聽說，不敢進殿，乃出了山門，棄卻舊日石木之形，仍存置庵內。他這一種靈氣復到山中，便附著別項木石，化為精怪。只因他雖聽了些經文，卻是庵僧口傳，不是高僧心授，就是道場因果，也是門外瞻依，故此念頭未正，卻又唐突，被神將逐出，他只這心尚在。

大凡天下事物之理，君子與君子意氣相投，小人與小人心情吻合。這木石二怪，邪正未有專主，卻遇著兩個拐子，一個叫做摸著天，一個叫做踏空地。這兩個家無生計，專騙拐兒郎，把一村兩家孩子誘哄出門，拐到遠方，賣與那不得逃走回還的人家。這孩子始初不知人事，被他誘哄隨走，及至到了靜僻去處，不見父母家村，喊哭起來，他卻一好一惡，好的哄他走，惡的打他哭。可憐那孩提小子，叫天不應，只得隨走，豈知父母失落，心疼痛。這兩拐子正拐了兩孩，走到山中樹下，計較投托慣賣的牙媒，那一片狠惡邪心，卻好木石二怪備細聽著。他二怪也計較個法兒，說道：「我們變二老無用，何不就變這兩個孩子，一則看他拐向何處，且去耍耍，一則把這兩個孩子，救了他回村，使他父母找尋回去。」二怪地上拿了一把沙土，向二拐眼裡一撒，那二拐眼被沙眯，道：「怪風飛砂，眯了眼睛。」閉了一會，兩孩子卻被二怪領去舊路，指引村鄉而去，他卻變那兩孩，故意在山側，要尋路逃走。二拐揉了一會，睜睛見孩子走遠，乃奔上前，一人扯一個，罵道：「何處逃走！」二怪故意說腹饑，拐子只得取出乾糧吃。走了幾步，又說腳痛，二拐只得背負前走，累得一拐力疲筋弱，怨悔不敢言。背走了百里之外，落在牙媒家裡，卻遇著牙媒家又有一個挑販人口的，販賣兩個婦女。木石二怪聽那婦女啼啼哭哭，兩相敘苦，婦乃問道：「女娘，你是何人家的？為甚你被媒賣？」女子答道：「我是家貧，父母欠了官租，沒奈何嫁賣。」女子問道：「嫂子，你是何家內眷？為何賣你？」婦人道：「莫要說起。只為我爹娘不擇好婿，把我嫁了個浪蕩販子，養贍不活來賣。」木石二怪聽了，兩相說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為官租賣女，雖是輸國課，誰叫你拖欠官租。若是官債，可憐賣兒子的錢鈔，損人利己，怎忍於心。丈夫贍養妻孥，須當本份經營，誰叫你不守本份，倒割恩嫁賣妻子。有義男子，便是行乞，也不忍離，只恐婦人無節，罪不容誅，一賣猶不足泄忿。」二怪計較了一會，道：「可恨狠心，是這拐子。我們且聽他賣了，看是何家，再作計較。」次日，果然牙媒總成了一家大戶，將兩個孩子賣了。二怪到得大戶家，方才到夜，即從天井飛空，仍到牙媒家，把兩個婦女迷了，背到荒村，問她來歷。那婦女知夢非夢，把來歷說出。二怪乃吩咐道：「我乃神人，憐你苦惱，各送你回家。如人問你，只說遇著兩個善人，積陰驚求兒女，代你還了賣身鈔也。」二怪說罷，各背送到婦人村口後，卻仍回牙媒家裡。此時尚是黑夜。卻如何處，下回分曉。